

授
堂
文
鈔

授堂文鈔卷之三

偃師武億虛谷著

孫未重校刊

擬曾子固答歐陽公論氏族書

承執事教以氏族之所宜詳鞏已自竭愚力然尤懷有所私
敢復于下執事蓋鞏頃讀所示書以諸侯年表推之雖大功
德之侯亦未有終前漢而國不絕者未能以爲信然也漢書
曹參傳哀帝時乃封參元孫之孫本始爲平陽侯二千戶王
莽時薨子宏嗣建武中封平陽侯至今八侯張湯傳放子純
王莽時不失爵建武中厯位至大司空更封富平之別鄉爲
武始侯此二侯皆王莽時不失封者也若以表所列並云今
見則班氏爲史時猶存也建平敬侯杜延年至其曾孫侯憲

嗣建武中以先降梁王薨不得代然則建平之世有封土表亦列其當建武中乃絕也漢列侯幸不絕于前漢之末者固有二三存焉執事言爲世師鞏不敢不以所推爲執事言之幸垂覽不宣鞏再拜白

跋墨子

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注云墨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而不著其地惟呂氏春秋慎大覽高誘注墨子名翟魯人也

魯卽魯陽春秋時屬楚古人于地名兩字或單舉一字是其

例也路史國名紀魯收之魯山縣非究地翟見諸傳記多稱爲宋大夫以子考

之亦未盡舉其實蓋墨子居于魯陽疑嘗爲文子之臣觀魯

問一篇首言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

爲皮幣卑辭令函徧禮四鄰諸侯毆國而以事齊又言吾願

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案春秋左氏傳昭二十九年春公

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注比公于大

夫周禮太宰九兩六曰主以利得民注鄭司農謂公卿大夫

謂人主友之警注主大夫君也呂氏春秋愛士篇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歎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注趙簡子晉大夫也大夫稱主者也然則翟之尊文子爲主君意其屬于文子也禮記禮運任於家爲僕方氏曰僕者對主之稱故仕于家曰僕而大夫稱主是也翟在魯睠然知鄉邦之重始勸文子屈禮事齊繼止文子攻鄭皆反覆言之冀以誠人其後文子卒能受聽故于時魯陽之民身不致重困于兵役以保恤其家室皆翟之賜也史記荀卿列傳云翟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索隱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于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也案外傳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注文子平王之孫司馬子期子魯陽

公也惠王十年爲魯哀公十六年孔子方卒又翟本書貴義
篇子墨子南遊于楚見楚獻惠王楚世家無此名是獻惠卽
惠王誤衍一獻字審是則翟實當楚惠王時上接孔子未卒
故太史公一云並孔子時說非無據自班志專謂在孔子後
後人益爲推衍至如畢氏據本書稱中山諸國亡于燕代胡
貊之國以中山之滅在趙惠文王四年當周赧王二十年則
翟實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愚竊以翟旣與楚惠王接時後
必不能歷一百九十餘年尙未卽化此固不然也中山諸國
之亡蓋墨子之徒續記而竄入其師之說以貽此謬何可依
也予故爲摭其時地始末如是以附于篇庶覽者得以詳焉

魯山攷

魯山自漢所指其地卽今縣西一百七十餘里俗名沒大嶺
漢書地理志魯陽註有魯山古魯縣御龍氏所遷魯山渙水
所出東北至定陵入汝許氏說文渙水出南陽魯陽堯山東
北入汝水經注渙出于堯山元和郡縣志渙水出縣西大陌
山方輿紀要沙河源出莫大嶺諸記錄言渙水之源名或有
異實一山也沒大嶺迤北而折於東證之水經注渙水又東
逕魯陽縣故城南城卽劉累之故邑也有魯山縣居其陽故
因名焉王莽之魯山也其地當爲今邱公城距縣二十餘里
以此文承上渙水又與波水合下邱公城正近渙波合流之
處邱與魯音讀轉易故也是魯陽故城爲漢縣地有魯山謂

在今縣治之西迤折而北皆得是名也元魏來指魯山如渚

水又東北合牛蘭水水發縣北牛蘭山東南逕魯陽城東牛

蘭水又東與栢樹溪水合水出魯山北峽谷中東南流逕魯

山西而南合牛蘭水又東南逕魯山南關駟曰魯陽縣今其

地魯山是也駟當元魏時撰十三州志目驗爲今魯山實以

廣州刺史及魯陽郡治所在當之蓋卽今縣治東魯山是也

魯山自極西而北而東亦猶太行之有八磴其實一太行也

後人隨地殊稱溷淆莫辨但依縣治之東爲魯山專名此其

疎矣元和郡縣志魯山在縣東北十里方輿紀要魯山在東

北十八里縣以此名

三水小廣汝之魯山縣二十里曰魯山民諺曰路山則古曰堯山也留有唐堯

廟故文選南都賦云甘厥龍而爲臨視魯山而來遷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祀于堯山是也今之爲方志者

並依之蓋得其一而未悉也縣東魯山雖奇特迥秀比諸莫
大嶺何異培塿之於泰山故愚敢於違舊說者以班志所定
爲審其實是縣之得名由此也

書徐貞姑事後

往在博山居于幕主書記者實惟徐君瑤泉君數爲予言其祖妣貞姑之賢嘉興王元啟撰書事著聞於世子讀而異之欲爲貞姑作表墓之文未及爲會有難者曰貞姑之所守信哉篤矣抑未聞于禮文有載或亦以事過畸難爲聖故不垂諸訓與曰昔之記禮者稱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旣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注未定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然則許其服以斬而必于葬而除之情以義斷也斷以義固宜別擇所適不強之而過乎情慮天下之效之者致于矯且僞也然而緣此設誠以致其志雖聖亦弗禁之不得中行必也狂狷聖之微旨也難者曰聖旣

弗禁矣古而行之者誰與曰鄒風栢舟之詩是也劉子政傳
列女云衛宣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于衛至城門而衛君死
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
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愬於齊兄弟
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作詩曰我心匪石不
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然後
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難矣審若是齊女之義固
先爲之則矣難者曰栢舟序言仁而不遇也毛鄭同申此訓
子政爲異說何也直齋書錄解題列女傳其稱詩采芣栢舟
大車之類與今說詩者異蓋齊魯韓之學
固不盡與
毛氏同也曰子政家世魯詩此蓋魯詩遺意也詩云亦有兄
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傳言衛君使人愬于齊兄

弟固其事微而益信與甚矣子政之善表微也傳言君子美其貞一故舉而列之于詩此義明故曰聖人之道嚴于禮而通于詩也崑山顧亭林氏述其先妣王氏未嫁守節斷指療姑立後訓子爲書上之史館欲存于簡編今貞姑之義與顧母同又爲江蘇巡撫某公彙題入奏得

旨建坊旌表如式然則貞姑所以力自致於人紀固無負哉固無負哉貞姑徐氏常之武進人父守崑歷金華府知府幼以貞姑字江陰縣學生朱勲乾隆某歲勲遘疾卒訃至貞姑遽易服環縗縵往弔至則居喪次痛毀誓不歸與勲繼母依時年二十有四後三十餘年姑卒年六十矣丙申歲某月某日也勲旣早沒長兄撫客死京師遺孤永培遠養蜀中又其

族屬倫次皆長于勲無可後貞姑歸取已兄之子順基爲嗣
順基有子曰城城字瑤泉乞予爲貞姑事書後者也前文皆
題目爲貞女女在室言之于號爲非宜故以易名曰姑孫叔
然云姑之言古尊老之稱也又以其取兄之子爲後故云貞
姑便其嗣稱也乾隆六十年乙卯歲十月晦日

與李東川書

久不修啟疎簡之罪深荷覆照某比日寂處無事少有討論之益因憶前在永興承示縣志所載安陵卽今永興并附以唐睢事實竊攷安陵魏地與楚絕壤不宜更僻在楚南蓋自近日地志之學悠謬益甚率以傳合贅入轉相指證故其訟言不休究與鑿空無異古字從通安與焉本一也戰國策之安陵以說苑證之云秦王以五十里封鄢陵之君辭不受使唐睢謝秦又大戴禮安陵任周賻盧氏注云安或作鄢或云秦破魏而鄢陵君獨以五十里存者周賻唐睢之力也漢書地理志潁川郡下僞陵李奇曰六國爲安陵是也然鄢陵字從阜從邑又從人其實古字省皆作焉史記晉世家楚兵敗

於鄢陵徐廣曰一作焉尤可以舉明如此而承纂書志反牽引非據以入於故實旣已著其疑矣又不知推其所以然皆因陋之過也足下蒞斯土雖攝事未久亦宜正其土地事跡告于縣人之喜事者俾知永興自名安陵與唐睢所事之安陵君乃爲鄢陵二地不可以強附其于勸學誘士之道未爲非宜故輒布區區以聞

與朱少白書

昨自京師攜歸足下所惠韓文考異暇時少爲研復偶得注中叢集衆說未及歸於是者輒擲拾數事用質左右昌黎先生之占籍也考異以李白作韓文公父仲卿去思碑云南陽人某今按新史蓋因李碑而加鄧州二字也某總其實李碑但謂南陽則先生自言歸河陽省墳墓卽於左氏傳所謂晉啟南陽者相符而新書承襲之故尙不在此唐說部韓若雲有韓仙傳蓋爲韓會而作自著其族居已云仲卿者刺史江南人受德濟家於鄧州之南陽新史好叢稗野異聞固沿此而因以致誤與謹辨會參之父名哲曾子不諱昔夫曾哲名點雖五尺之童所共知也而昌黎先生不暇致詳不免爲人

所訾議固也註反引若曰昔者吾友又曰褐裘而弔諸文以證明之是附益其過而從而甚之也守戒所謂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昌黎先生意固以蜀雞爲小也爾疋雞大曰蜀莊子庚桑楚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司馬向云越雞小雞也今荆雞也魯雞大雞也今蜀雞也魯與蜀義皆訓爲六而昌黎先生豈好爲是複文傷義邪某竊謂蜀雞之不支蜀宜作越蓋自宋歐陽氏所記舊本韓文亦已光耀於世矣然且謂其脫繆尤多況後之傳刻者益失真而考異又因仍無從是正則其疏固然無足怪也詩如符讀書城南註內樊云符公之子又公墓誌及登科記公子曰昶登進士第在長慶四年此云符則疑爲昶之小字某今爲此注補一証韓昶

墓誌銘云唐故昌黎韓昶字有之傳在國史生徐之符離小
名曰符誌石出自前明今尙存孟縣而某收錄及之與樊注
相較可以證其疑而尤足見名符之故爲前人所未備是尤
可喜也久疏放恐日因循不能卒業姑盡淺陋所聞幸因而
教之其他俟面質不一某再拜

答黃小松書

承示隸釋隸續并已接到某在京師于二書畧爲寓目苦不
悉究所以後屬人轉覓致之終不見獲頃乃得閣下藏本研
覽尋味益知洪氏專門之學不獨網收殘逸証其事跡本末
爲有資于多聞而文字通借之間辨釋推析尤于小學功不
爲細然就其中時有得失恐不免爲後人所掇拾者樊毅修
華嶽碑云有漢元舅五侯之胄謝陽之孫洪氏謂水經云泚
水西南流謝水注之詩所謂申伯番番旣入于謝者樊丹封
謝陽卽其國又云自廣陵出白馬湖逕山陽城西卽射陽縣
之故城高祖封項纏爲射陽侯乃其地據此則傳以丹爲射
陽誤某攷其實射謝古多通用碑言謝陽卽傳所謂射陽詳見

某跋樊毅修華嶽碑內蓋同爲一地而傳非誤也其誤在章懷太子注不解古義遽指臨淮別有射陽又疑遠非此地以致洪氏更據水經之注而訾及傳文是其疎也漢都鄉正街彈碑洪氏依水經注魯陽縣有都鄉正衛爲碑平氏縣有南陽都鄉正衛彈勸碑指趙氏誤認衛爲街案周禮注正作街彈疏謂漢府在街置室檢彈一里之民以此碑証之符合而景伯不宜詆趙氏爲誤又于稚子闕河內線令線卽緼字隸法少異耳洪氏誤認緼爲線而以意附會之云河內縣令者以郡爲尊蓋謂河內之縣令卽温然緼與温古亦通用詩飲酒温克禮器温之至也內則柔色以温之漢書義縱傳少温藉義並與蘊藉通則一字而從糸從水其研審不覈以自貽舛者又著

明也至如隸續案衡方碑嘗爲會稽東部都尉乃威宗之時則東都蓋有此官未嘗併省范史雖不具載而他書亦可稽據某檢後漢書彭修傳修會稽毗陵人也仕郡爲功曹時西部都尉宰嚭行太守事此會稽設東西部都尉又見于史如此處士嚴發殘碑洪氏案百官志孝子順孫烈女義夫及學士爲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許氏說文云扁者題門戶之文則旌閭之事東都蓋已有之愚謂荀子大畧篇武王始入殷表商容之間當有周之初旌別淑慝亦已肇其端矣然則非自東漢始有也五君栢梓有真人君洪氏謂延熹中蔡邕作王子喬及仙人唐公房碑皆有真人之稱攷之莊子已謂關尹老聃古之博大真人而秦始皇亦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

不稱朕蓋亦不獨伯喈爲文始然其他尙有不及備檢姑就
某所知數端爲閣下妄言之幸垂教不宣

與桂未谷書

昨承見過語及說文序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足下按此禮記非今之戴記據漢志有古禮經當是儀禮某以足下言是也爾雅釋言郭景純注引禮記曰屏用席釋詁注引禮記曰安而後傳言邢氏証之有司徹士相見禮文悉以稱禮記者爲誤或云疑傳寫之訛釋草注引禮記曰苴麻之有麇者邢氏又以此儀禮喪服傳文傳所以解經故亦謂之禮記其說凡數岐未有從而衷于一者某固以心疑之矣然終亦未解其所以後檢宋張淳儀禮識誤序云出于孔氏之宅壁者曰禮記河間獻王之得先秦古書者曰禮記禮者今之儀禮記者今儀禮之記時未有儀禮之名

也乃以見郭氏之所引定名指歸實有所自蓋迄兩漢以來皆指儀禮爲禮記鄭康成箋詩采繁引少牢饋食禮主婦被褐亦作禮記亦其証也足下垂示及此非惟與張氏同爲致確之解而某積年蓄之于懷不敢向他人請質者亦自幸其不孤矣敢以鄙識覆左右想更有以進之佇俟佇俟

與孫季遠書

某前歲過濟寧黃小松檢所藏周西宮襄戎夫盤銘拓本一紙贈某冗迫未及尋讀比抵京師得閱閣下釋文蓋于諸家中推稽獨核要矣而字之稍涉微似者亦姑獻其疑以資後人尋討故以某之鄙識亦敢出所愚以求正于閣下銘詞右還表于莧道他人或以莧爲觀又或以爲爵閣下定本從觀于義亦未見其安也遠古作尪古文于所從偏旁上下左右皆可相移銘內莧道之莧卽尪字移其旁于下當釋以爲遠是也實余有散氏心威閣下疑心非心而不知威亦非賊威當作貳所謂貳心與上收散氏田器有爽義爲近之微柳自與敵遠爲一例柳古訓聚微柳卽墟邑聚落之別名釋爲地

名或得其實

宣元年公羊傳冬晉趙穿師侵柳柳者何天子之邑也註天子之間田有大夫守之又水經註

引竹書紀年襄王十五年秦穆公帥師送公子重耳圍令狐桑泉曰衰皆降爲秦師狐尾與先軫禦秦至盧柳是地名盧柳亦猶

柳也若于枉木喬木就植物以表界者言斯失之矣圖大

王于豆閣下云稱大王者六國時器案大古音作太太字古亦作大猶周太王之稱也

與李書源書

足下前示書云今所傳紀年苦無善本某遍覽近刻亦多脫
舛不復可案因錄昔人記注所証聞足下以是正此本者有
二十餘事顛顛三十年帝堯伯鯀居天穆之陽山海經注引
竹書顛顛產伯鯀是維若陽居天穆之陽今脫是維若陽句
帝泄二十一年命猷夷白夷元夷風夷黃夷後漢書注引作
后泄二十一年命猷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今脫赤夷
二字幽王二年晉文侯同王子多父伐郟克之乃居鄭父之
邱是爲鄭公水經注引作名之曰鄭是曰桓公今本脫此文
桓王五年芮人乘京荀人董伯皆叛水經注引作晉武公元
年尚一軍芮人乘京荀人董伯皆叛今本尚一軍書在桓王

四年荀人董伯皆叛下又多曲沃字十一年芮伯萬出奔魏

萬之母

水經注引作晉武公七年芮伯萬之母芮姜逐萬萬

出奔魏今本萬之母逐萬誤作小注又脫芮姜二字十二年

王師秦師圍魏取芮伯萬而東之水經注引作周師虢師今

本虢師誤作秦師惠王元年王如成周周陽白兔舞于市水

經注引作晉獻公二十五年正月翟人伐晉周有白兔舞于

市此以白兔之異繫于二十五年又陽作有十九年晉獻公

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虢公醜奔衛公命瑕父呂甥邑于國都

水經注引作命瑕父呂甥邑于虢都今本誤作國襄王十五

年秦穆公帥師送公子重耳圍令狐桑泉曰衰皆降爲秦師

狐尾與先軫禦秦至盧柳乃謂秦穆公使公子繫來與師言

次于郟盟于軍水經注引皆降于秦師于不作爲

按降師一本于作焉

今爲乃焉轉訛

狐尾作狐毛又多退舍二字二十二年齊師逐鄭太

子齒奔城張南鄭水經注引作奔張城南鄭今本倒張城二

字敬王四十三年宋殺其大夫皇瑗于丹水之上丹水壅不

流水經注引作宋大水丹水壅不流今本脫宋大水句貞定

王七年晉荀瑤城南梁水經注引作智伯瑤城高粱今本高

作南考王十四年魯季孫會晉幽公于楚丘水經注引作元

公三年魯季孫會晉幽公于楚丘今脫取葭密遂成之句威

烈王五年晉丹水出反潔水經注引作幽公九年丹水出相

反繫十七年田悼子卒田布殺其大夫公孫孫公孫孫以廩

丘叛于趙田布圍廩丘翟角趙孔肩韓氏救廩丘及田布戰

于龍澤田師敗逋水經注引作公孫會以廩丘判于趙田布
圍廩丘翟角趙孔屑韓氏又作韓師救廩丘及田布斃于龍
澤田師敗逋十八年王命韓景子趙烈子及我師伐齊入長
垣水經注引作晉烈公十二年王命韓景子趙烈子翟負伐
齊入長城今翟負作我師城又作垣安王十六年封公子緩
史記索隱引紀年云武侯元年封公子緩趙侯種韓懿侯伐
我取蔡今惟有封公子緩句下文並脫烈王六年爲梁惠王
元年水經注引作梁惠成王元年鄴師敗邯鄲師于平陽今
脫此文顯王四年夏四月甲寅徙邦于大梁水經注引作徙
都十年鄭取屯留尚子水經注引作鄭取屯留尚子湟今脫
書湟字十三年當梁惠成王之十五年水經注引作龍賈帥

師築長城于西邊今脫此文十四年邯鄲伐衛取漆富兵城
之水經注引作富邱十五年東周與鄭高都水經注引作高
都利今脫利字宋景鼓衛公孫倉會師圍我襄陵水經注引
作宋景散衛公孫倉會齊師圍我襄陵今本散作鼓又脫齊
字十六年王以韓師諸侯師縣于襄陵水經注引作敗諸侯
師于襄陵十九年王如衛命公子南爲侯水經注引作勁朝
于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公子南爲侯二十二年壬寅孫何侵
楚三戶乳水經注引作入三戶鄂二十三年秦孝公會諸侯
于逢澤史記音義秦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于逢澤隱王
三年四月越王使公師陽來獻舟三百箭五百萬水經注引
作來獻乘舟始罔及舟三百六年十月大霖雨疾風河水酸

棗水經注引作濫酸棗郭今脫濫及郭字八年秦公孫爰帥
師伐我皮氏水經注引作圍皮氏今脫圍字十三年邯鄲命
吏大夫奴遷于九原將軍大夫適于代史皆貂服水經注引
代史作成吏貂服作貉服若是雖未盡遺舊觀然亦可依以
爲正其餘俟續有校訂更爲足下陳之

偃師金石遺文補錄序

代錢獻之作

秋勝明府既蒞偃師爲政之餘披案圖志覽武君虛谷所編金石遺文讀而善之更度當時採輯或未盡于斯時屬士人尋剔積漸有獲不憚手自推稽合前錄裒爲十六卷遣人徵序于予先是予與秋勝在西安客弇山尚書幕府旣而移節中州秋勝獨從事左右尚書公雅好通博所至必搜遺刻秋勝久與之習亦漸移其所嗜凡厯攝他縣訪得片石輒手摸上寄蓋徒以佐尙書公成書然尙不暇自爲集記迨間數歲秋勝以吏議去商邱又久之始得官是縣旣已百廢具興又從而成其所好故以嘆秋勝之與世異趣且喜其書泊然寓意于深也金石之文取以證地理其係於方志者尤爲著明

酈中尉注水經實能詳識碑刻所在以表故城舊界俾人尋覽易徵其跡後之得是意者蓋鮮有聞焉宋元豐間北平田概著京兆金石錄六卷已佚不具存近時葉封嵩陽石刻紀成錄既限一方又泛然雜所稱引益不足以取爲體要偃師自漢迄宋與緱氏迭相廢置其治所徙建無常人遂臆度顧縣爲古縣以宋緱氏城當之予發是編所收宋重修仙鶴觀記慶曆中卜得縣署之西南而裁可百步則故城之跡可案也又載陽村造經幢記益知是地于宋爲芝田鄉及裁偃師東南之境入永安而後鄉名始專歸焉則割隸之界域可攷也縣治北馮邛山之原于唐爲龍池鄉又西邈北淮廟于後梁爲毫邑鄉緱氏之南在宋爲太尉鄉又南蔣村在元爲嘉

禾鄉又東南管茅在後周爲興唐鄉其他如覆舟百坯撫父
諸山及靈跡勝區之存皆灼然定其方位以目驗得之非取
徵于是殆莫由規其仿佛故予謂秋塍之致力於是其旨與
酈氏符若其碑銘墓記推顯古人之功緒上與史傳相糾正
次與此方利病相攷見秋塍悉摛撫織悉書亦非無所爲而
姑爲是言故以云爲知據也前歲乙卯秋塍方受縣事卽體
訪孤生之貧而才者援置縣士之首于時遠近翕然歸美旣
又崇學明教敦率興行月課歲程與諸生相勗勵其庶乎古
良吏之爲而無忝者與宜其政嫻而心理獨犯舉世之所迂
笑以漫爲是好子故爲之發其意俾世之覽者有以引端于
此焉嘉慶二年六月六日

吳尋陽長公主墓誌銘書後

誌銘拓本爲吾友大興朱少白裝表成幅縣之壁間者余偶獲讀之歷按其文皆承五代衰薄氣格靡然不振然念楊氏僭號淮南數更變亂其事迹或存或沒爲史家撰述所畧而不道今尙于此誌見之故亦不可遽棄也已誌云尋陽公主大吳太祖之令女下又云公主母太后王氏五代史吳世家行密夫人朱氏又行密子渥爲嫡嗣而隆演傳內亦稱渥母史氏其他不見悉錄然則此誌王太后云者蓋于行密之妃又其一也誌旣言公主以順義七年七月二十六日薨葬則以乾貞三年三月廿四日按順義行密第四子溥年號也至七年十一月又改元乾貞故此誌書順義七年而十國世家

年譜不書七年獨紀改元史例如是無足疑者惟主所適劉公厯官太僕卿檢校尚書左僕射舒州刺史惜不著其名遂失考也劉公之光誌云首匡社稷於吳朝尋擁麾幢於江夏據通鑑及五代史並言行密以劉存爲鄂岳觀察使是存當時與行密首發難而官又厯鄂岳疑稱麾幢江夏者當卽其人又主生子有六名位皆可見長匡時授鎮南軍節度討擊使撫州軍事押衙銀青光祿大卿檢校國子祭酒兼侍御史上柱國次匡業試秘書省校書郎次匡遠匡禹匡舜嚴老並幼而岐嶷考二子官階所云光祿大卿者案劉道源十國紀年載楊行密之父名怱怱與夫同音是時行密據淮南方破杜洪于鄂而有其地故將佐爲諱之行密之子渭建國之後

改文散諸大夫爲大卿又鄱陽浮洲寺有吳武義二年銅鐘
安國寺有順義二年鐘皆刺史呂師造題官稱曰光祿大卿
檢校太保兼御史大卿見容齋三筆並與誌同又言享年三
十八歲箕帚二十二春則主之下嫁當在渥稱天祐三年而
歸窆於順義七年是時溥已在金陵矣今仍云都城江都縣
者從舊都揚州故也字多俗體於唐諱民字猶缺畫以見古
人臨文之慎如是危德興稱將仕郎前福州閩縣丞必當王
氏未建國而德興舊官於其地故書銜以前自別與余故備
著之使攷者得以資焉

答某書

某人以事牽不知力學昨猥承下問若欲執禮于不肖又書
內所賞難頗近讀書窳隙始覩之慰甚既且審足下尙有未
悉其說姑好爲持異端者輒欲自畢其愚凡足下之所指某
固思之矣昭十二年左右氏傳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
心足下訾元凱注招爲人名疑其無所推據疑之是也僕晉
以來傳左氏者自鄭賈與服三家日以漸微惟杜遂孤行于
世然推其所著亦皆好以臆說自亂今如一祈招也據文言
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祈招亦詩篇題爾自謀父作之以此
名而非祈招以人名此也宋劉原父云九招者九名予識其
三焉祈徵角之謂也某由是意推之招與警韶並爲一字蓋

卽舜樂之遺音後人依其聲而譜爲詩孟子言齊景公爲我
作君臣相悅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後繫以其詩曰畜君何
尤然則祈招固宜有詩而取首句祈招之惜惜以名其篇詩
三百因詩首二字一字爲篇題者皆是類也是杜氏義爲失
而予之所補著於義或爲近也考工記胡之箛足下疑注
文舛錯此尤爲非注云故書箛爲箛者康成當時實見古文
有是字以今文校之故載之旣不自安更引杜子春箛當爲
箛其意固視箛非材之美者又與角幹金錫文不符乃仍讀
箛爲稟則依聲旁寄取義更密凡先儒之于經重慎如是又
矢人以其箛厚爲之羽深注箛讀爲稟謂矢幹古文假借字
此具在記下文足下閱之未終遽果于立異邪亦偶不檢涉

誤也某年四十于所學未必有可就卽可就亦不足詭耀後
生然某尙懇懇爲足下言之者實不忍以愚者之慮遂終覆
匿以干見欺之罪幸詳察不宣

授堂文鈔卷之四

偃師武億虛谷著

孫 素 重校刊

藺相如澠池之會

藺相如澠池之會庭折秦王抗禮而歸趙因大其功使相如位居廉頗右世遂歸以智勇之目而相如亦以此名天下予曰嗟夫殆哉此以其君爲試也夫秦虎狼不測之寇握重兵壓趙境名與趙連和實欲誘而執之因挾所求以奮其詐彼固一欺公子卽旣已如玩諸掌而今且以之嘗趙善爲計者度能抗則抗之絕勿與通不能抗則審出萬全以禮折之使秦陰奪其氣不敢橫以非意相干而徐爲訂其成安有以其身已入于危而復區區爭此口舌之間冀得相抗而自張此

大惑已且趙與秦敵也交有稱王之名無端命以鼓瑟之役
彼視趙蔑如矣當此之時趙雖有重兵在外且有廉頗約三
十日不歸則立太子絕秦望足使相如有所恃故得而奮其
氣然以當日計之秦強而趙弱況又以其君入於秦則主客
尤爲相懸故夫相如身嘗從事當趨以進謂兩國相見無與
爲歡臣請命所司操土風爲大王壽今大王奈何以加之於
吾君是將使萬乘之尊比爲樂隸邪夫大王設嘉會以禮召
趙王而先無禮自處凌兄弟之國絕唇齒之援內失歡于趙
外啟讐于齊楚韓魏皆將走而相告必且陰固其交以與秦
抗王亦何利而必爲此吾意秦雖暴必爲義屈卽不爲義屈
亦必爲害阻舍此不圖願欲遠奉盆孟奮其聲色俱厲欲驟

以要秦王於必從幸彼勉爲一擊故相如得籍以塞責耳而
使秦王強悍終不動彼相如果遂必以頸血濺而又獲保無
恙否邪且爲人臣不勝其惛惛之忿以幸一時之功勢必不
可效效之而不成君與身俱卽于危夫相如庭叱秦左右度
必恃其身有必死之志冀人不敢遽撻吾鋒而因得苟以遂
所圖是以疎矣夫秦之與會左右環而相向當伺相如發自
必以防變防之則相如雖起焉能出不意而圖之圖之未就
左右必羣加兵于趙王之頸而相如又安能左右支屈以其
身蔽趙王也哉語曰投鼠忌器非鼠有時而可置謂其有防
于器故寧權于此而亦以鼠不足當吾之投也今以相如之
識又重以社稷之寄而反徒效曹沫毛遂所走險而幸全者

而以之遲志一時而不顧其後吾故以相如澠池之會乃匹夫能無懼者之所爲適以成之而後遂嘖然嘆爲奇也悲夫

史若豪先生狀畧

先生諱猶興字若豪一字傑齋其上世於東漢時有諱崇者
佐光武中興封溧陽侯子孫世居溧陽傳三十世至惟則在
宋徙四明之鄞又九世至昌孫仕元爲檢察中奉大夫再徙
餘姚半霖村下宅里又傳某世當明嘉靖萬厯間隸籍順天
今都城西便門之外白雲觀旁實有葬所焉先生少無所依
以學卽刻苦不欲與人事亟請於其父願從舅氏袁直齋遊
父領之遊數年竟卒其業當時聲譽隆然皆度先生旣薨而
發必大其名先生值內多故遭數喪困不復起顧自念父垂
老恐違左右失親歡廼居里門課舊業日與其徒講誦弗輟
冀旦晚侍親側婆娑嬉遊得以志養終會乾隆某年河工需

員大吏疏請凡考職試吏部有名者簡其良備員以行先生故以例監就試例授登仕佐郎得與選或趨之起且謂先生親老而身益困此豈擇祿時邪先生竟却不往大興朱石君先生以翰林出爲福建糧儲道欲邀先生與俱致書幣以請先生父亦促治裝始不獲已就行歲餘朱石君先生攝鹽道先是任鹽道佐幕下者代收鹽課務苛細伺微隙摘其過欲以邀重賂困商徒先生獨持廉平管支出納以時收貯商皆敬悅高君義贖千金交歡于先生情人從容致其誠先生固謝不可而旁睨者乃假居間漁其利以去于時衆議洶洶謂君不辨將受垢先生顧終念事明則彼不復齒于人卽又固謝不可乾隆甲申春先生在福建獲家書睹父手字歛側如

不勝書者遠色變飲泣立奔以歸比歸而父故無恙趨階下
敬問起居始知前微疾強作書爾然自是先生益不欲外遊
每顧父髮鬢皓白則朝夕繼以嘆曰吾歸晚矣竟以此抱恨
避疾知不起泣語子兆蘭曰兒勉事而王父終吾志吾目其
瞑遂卒初先生爲兒時棗栗置几上未嘗自取啖遭蟲蟻輒
迂步引去不以殘生命聞人談孝友卽動色語瑣瑣詰其狀
人告以故更大喜適與羣兒戲卽以其兒長已跪趨侍其旁
如侍嚴父兄人大異之友人紹興陳濟美客清苑貧不能自
存先生爲計度屢周其乏濟美旣終惠度先生無剩財不忍
以重累後有困遂噤不言先生故知之日浹談伺濟美出揭
其茵置錢鏹去不以告蓋其細者如此其他可類知也先生

高祖諱在篇章邱縣知縣開洛波河便民民廟祀之祖諱完
節籍宛平石埭縣知縣有治聲父諱志義倜儻尚節概先生
配魯氏子二長虎先君卒次兆蘭女一生於康熙甲午八月
十三日卒於乾隆乙酉八月三十日享年五十有二以丙戌
六月葬定興南門外西塚庄之原

趙孺人貞孝銘

井序

乾隆四十年夏六月提督河南學政禮部右侍郎武進莊公按試河南府屬登封縣學生吳宗璧等謹上登封縣余西里故民賈萬銀妻趙氏克執婦道具有奇操自年十五適萬銀及二十有九遭萬銀物故撫膺悲號踊頓成疾既念身有遺腹尙未就育乃從飲食比數月生子崑趙益感泣累日痛賈氏血嗣垂絕如綫幸復誕此遺孤由少而壯撫字訓誨迄三十餘年不衰又萬銀既沒其母寢疾綿延終歲後益加篤溲溺皆不知自持趙凡晨夕侍左右力相起居以一身任之如是者又七年人稱賢婦遍于閭黨具列事實如左由縣學師某轉申督學莊公既允其請用表其門曰慈孝完貞越八年

偃師武某感其風烈更爲作銘推揚盛美銘云懿厥孺人歸
宜于賈克柔以恭秉德雅雅忽隕所天淚迸如瀉嗟吾爲婦
實感不辰日從地下惟余方娠庶其有子以後夫門未幾彌
月果符男徵日撫弱息悲益填膺有轂者雛覆巢望翼或導
之鳴或啄之食予拮予据是營是力習習于飛勿于叢棘相
彼鳥矣感予藐身兒家不造已罹艱屯兒不知奮不名爲人
兒兮兒兮質之蒼旻神相其聽福貽厥後兒卒有成是惟善
佑嘻嗟孺人婦貞允懋更惟阿姑病偃室處彌留七年無間
寒暑孺人在旁以哺以茹噫嗟孺人孝孰與伍惟此孝貞用
保厥子子能克家九泉以喜實惟孺人振廢而起爰作斯銘
昭示風美更後百年因銘如誄

喬安人詩序

安人喬氏爲吾鄉郭君子振之元配自少子歸至于老爲郭氏家儀七十餘年終始不怠當其逮事舅姑也會相繼有痼疾安人則晨昏趨侍伺喜與愠務適其意指于時二親體素羸及病作益荏苒床第間又所需服御飲食少不適氣息輒怫然爲之不寧然安人在左右躬相起居幾忘日夜取所汗中裙及襦袴手自澣濯其二親雖卒不起亦竟賴以安居家善于六親待僕婢有恩前歲歎安人推所餘以綿與粟周戶給其困乏此允天性之所謂過于厚者邪余故思道其盛以見安人之賢且孝故託于聲詩以紀之詩曰

婉婉安人有令其譽爲婦爲母維德之處相厥夫子協子尊

章時二老人病偃在床戚見容色淚溢自睡乃躬侍親或左而右每晨薦食必嘗旨否時惟二老笑則額首日衰病身賴此賢婦或觸噎哽咯喉間摩撫于背脫如轉關或時垢汚反側餘喘實引翼之誠積款款問席曷卷問衣曷澣凡此勤劬持危扶顛保其微息厥有七年奄茂之歲時乃薦饑嗷嗷者衆屢顧而嘻申命二子舉困相遺曾同里閭而不汝顧淑哉安人宜爾多福純嘏之休維天則篤淑哉安人宜爲女型九齡之錫以表德馨淑哉安人式宜爾家百順之臻穰穰無涯奄有九畹蘭茁其芽淑哉安人豈不信直維賢孝名近日所罕鄉里榮之式用燕衍詩俾風紀昭茲彤管

上朱笥河先生求撰先大夫神道碑銘書

學士先生門下某生二十有六年始膺鄉舉走京師聞今天下爲士所歸嚮而能發明公器力以史筆自任者羣推先生一人當是時某固私已慕之然蓄以不敢遽通者何哉徒以某伏鄉曲者日久學無所師承而欲驟進于魁人鉅公意必爲其所棄且笑故遂漫焉以歸旣又痛以不肖之軀不幸無所自致用以發揚先人之緒因伏而悲悼稍欲用力于文字之末冀于古之所謂立言如先生者相值庶幾進有所挾可贊以薄見其長或因以爲先人之潛德伏而不耀者藉先生之文得光聞于世然又苦貧不得自業方衣食于奔走窮迫未有以終始所就則又愆焉以悲蓋自辛卯至今凡七年矣

歲內冬十一月方謀入京師迂道抵德州就謁曹劍亭先生
在署中日間出舊作論辨序記雜文十餘篇請質往往爲所
稱許越歲二月某北上劍亭先生卽爲手書命某以待門下
某獨私幸數年跼企願慕不可望侍顏色者今遂獲緣以請
見將益圖爲先人光大之緒附以不垂湮于後故輒不自度
率然造于左右然尙未敢以其私爲先生陳乞頃乃飲泣零
涕再拜請介王範曾余鵬翀陳宋賦聲其哀以求銘已旣獲
允于門下故某敢進其所以然者爲先生言之先人之少起
于孤貧好學篤行守節概早爲士人所推重其後自服官歷
三縣始由外任歷部郎凡積三十年行治皆有可紀而先人
潛德內蘊獨矯世名以重畏所知每不欲自見且某又嘗以

稚幼益無能以仰窺追于甲申歸葬之次卜期已促迫更未及鐫銘以納諸壙所以椎心擗膺抱恨終天無所奔訴者比今累十餘年今且卽某幼時所聞約畧悉其萬一合以家兄輩舊所口述及鄉人習見而傳之者紀其實可徵信別爲狀畧具于右其亦希先生有以採也凡今之人推其意之私以欲榮其親則不憚走千里求致顯者務得夸毗悠謬無實之詞相引以爲重故其文不著然以某所求立言之君子必其文之有以著矣又猝不可必遇遇之而或不獲接近或請之而誠有所不感皆未足以使其親之遺業褒然有可見于友且至汨沒以盡則又可憾也故于今某誠得世之所難遇者幸接近之矣又幸其無不勉徇所請矣則又因循不知自託

揚州府志 卷之四
邊抑前光罪戾益深伏惟先生于先人非有一日之雅某且
不爲世俗所知獨敢奔走敷誠自歸于先生者蓋亦惟朴鈍
幸有以辱教必不忍陷先生俾于有愧詞之譏伏惟哀其誠
而賜之銘臨紙伏咽不知所云乾隆四十二年九月某謹上

上李酉谷先生書

酉谷先生門下乙未榜發後匆遽歸去及丁酉入都就謁先生間已引疾南旋矣遇有人自蘇來者輒侯問先生起居語多未能委悉故每恫疑恍惚隔如夢寐近得吳縣周君始聞先生居里門投徒私心翹慰欣踊備至伏念某少孤且貧行能無所止以誠不意以積習區區文藝之末獲辱一日之知得預于門下而先生推愛育人材之意不以其愚不肖輒厚賜之教往往獎借過望益非所安自數年奔走窮途四上公車而四不遇外無知交故舊之援得以遊食於四方退無田園室廬匹夫餽粥之資得以俯給于八口且荒鄉水旱交迫日聞急難見告心魂馳越不能不因循寄寓儻館校書一局

庶冀謀爲餘資以贍舉家然窮愁孤羈日夜爲衣食所亂不暇少畢其業使學粗有所就以副先生屬望之深章明門下得士之大此某慚不能已輒爲先生言之也然某數年在京師賴賢友提唱不至益爲頽放比所見當時走顯者之門幸以弋獲聲勢卽視顏相冒惟某獨於有力之譽無可藉且亦不忍有意求聞以自墜于苟賤不廉之地則又推其生平悻直不能詭遇希今日就有司之束縛繩墨是以顛蹶至此先生諒已聞之不終棄也抑又計違門下契濶已四年近旅食京師時獲使人可藉以自通然終未嘗有一紙致于左右夫豈惟以苛禮不足自申亦私念身之所處亦已重億學復不得其要而所守與行益與世左故使不以情告則虞見欺而

以情告亦厯先生惓惓之慮然度叨歲會試後行謀歸矣旣歸而倦遊不復自振其生事叢處又多羈累將遂窮守鄉里思展謁藉以終聞至教恐終不勝所願是故晨夕南望潛焉出涕者以此也謹錄近所爲雜文數篇五言古詩若干首伏賜裁訓使得有以列於世而自惟所以先報先生之誼者亦於是在焉

書李畏吾同年烏巖圖後

龍溪李君畏吾以壬辰預中書選至甲午抵京師入內閣行走欲爲其親乞告身垂已獲請矣未幾當道有阻之者遂不果乃退而自悲召客作烏巖圖以寄意今歲獲成進士授刑部額外主事移疾歸省其父母出圖并自所爲記使余繫之以言余謂先王之以孝治天下使夫人子之情各有所慰凡視士之與執事於朝者皆將推恩以逮其私故以畏吾積心之誠窮水陸走六千里僕僕然忘其身之瘁而又久困以旅食京師殆冀當路者之聲其情以邀

寵命俾成其不可幸之遇予固意其賢爲世重而其親傳德貽後亦足身食爲善之報且當是時又遇今

天子方永孝思以錫類天下宜無不獲自效然卒困于向所
抗者不幸爲其中隔則唯其生平義不與時偃仰好直其道
而至是反以自撓其旁皇沖慕煩冤鬱悶無所控訴之況不
得已寓之于圖或將藉此以紓其悲嗟乎畏吾其無窮憾也
已然余于畏吾之去得與其兄相偕以趨以篤其養暇益力
學致名稱不敢以負親之所以垂教之厚與夫世之富貴而
榮其身以及其親者相計固亦有樂乎此邪夫豈以其區區
功名之耀視其親必以之榮辱邪然則畏吾歸而以是致之
乎親殆所謂以志養者邪其孰從而阻之其又奚以是憾邪
畏吾篤古尙行所學有根據旣與余同事筒河先生畏吾又
最先受知居門下且十年爲先生所倚重故余不爲道其所

以懼世之淺者非其迂而讒且忌者詆是圖之爲飾美而沽
于名以重爲畏吾累余是以有激也

寄朱笥河先生書

笥河先生門下季冬嚴寒恭惟尊候動止萬福某比來痔疾連牽少坐輒欹側爲人校官書不能終篇卽掩卷欲鞅偶憶蘇長公與程正輔書其云已痔者惟斷酒肉鹽酪醬菜日食淡麪便爲漸退某時勉效之然終不甘強蓋緣某于味之爽口者輒愛其甘脆生吞大嚼取適入喉自博一快旣下乃釀積融液致爲大患用此毒流腸胃旬日輒連作懸如螻疣痛楚不可勝言又貧中苦無力覓善藥近得一方用胡椒頓頓食少許漸能除濕滯若再輔以補劑其效殆未可量顧願厭其辛辣逼人久亦弗能堪也追念半生受病大率由此然幸依先生書舍尙得靜攝伏惟不至遠憂前臘日燈下覽先

生家報讀之感念至泣下但相隔六千里無由聞教惟先生
萬萬以時爲國自愛不宣

與萇喬菴

喬菴學師足下某在都中復爲友人牽率校官書尋繹之次
閱及明史忠義傳攷證內有編修方焯簽出張毓粹武同芳
劉芳世蘭之粹喬于昆蘭完顏王光顯喬國屏王邦紀蘭相
裔張一鷺一鵬及父某牛一元俱

賜祀忠義祠某以此十四君實爲吾鄉節烈之雄附載明史
已見陳豫抱傳後昔嘗按其傳文旣言張毓粹率二子佐有
司固守城陷大罵俱被殺蓋亦未審知毓粹二子卽一鷺一
鵬故于後文又書張一鵬皆抗節死又云一鷺一鵬父亦罵
賊死一傳之中反覆重沓不可推次今簽記者復緣以致誤
亦云張一鷺一鵬及父某則竟同于缺名之例益不得其實

矣某故附訂于此告諸執事蓋感十四君之出其死力從守孤城既陷而隕首以歿垂百五十餘年獲邀

國家

褒忠曠典推以加諸荒朝草莽執義之士而陋鄉竟不與聞是可爲太息也昨修縣志者已列十四人併宜從祀唯牛一元曾孫國泰具呈奉主人祀今他家諸子孫必多興感及此然不能不慮爲有司所格阻故觀望而未敢遽發宜以鄙之所聞實可徵信告諸其人其貧而轉徙及絕無後者執事竟爲之立主擇日附以入祀亦學師責也某將爲吏他方獲侍左右恐不可數見然于鄉邦故實有可以持風教爲多士勸者必委悉備探以告伏惟留意不宣

或謂

小石山人寄居京邸歲易三終俛獨孤然不知取容或有人
焉過而憐之謂曰守雄守雌不滯于時一龍一蛇神匿無涯
夫惟喆明汗處隱約默不內兵斂不外爍故以騰擲彷徨翺
翔遼廓今子頑鈍無顏木強自膜崖岸高標町畦迂錯固已
失意吠雪之老浸笑沐冠之獵而又何爲自縛于踟步徒甘
此落落且世有批鱗不觸能致淵龍下窺于庭象之投其欲
也履尾不狗坐籠嗥虎自入于檻服之委其順也故車或載
脂而轉舵或引繩而連或藉蒲而可紉或編席而易卷或淘
金而就冶或揉木而成棧或藏器而應變或不材而終年莫
不毀其方孔鑿以大圓所願知默知立不爲世皆窒隙塞瑕

蹈道而止服按粒之遺規篤佩章之秘旨於以婉輒輕便周旋徙倚逢世之甘挾身之否乘軒策肥垂纓結綺故謂子將乘時而起計無踰于此矣山人聞而應之曰固也如客之欲吾貶損以行也然剝椒蘭之實而遺其英剝薑桂之性而揉其平亦豈非言之類于盲邪曩者權蠱相朋橫滋明藥盤互鼎鼎偶時幸竊腥附羶歸肩脊腰折大官唱聲庸夫咋舌習熟見聞醜顏泄泄當此之時盜權擅威予提子挈黨之者廉來譽之者稷契於是志士苦心匹夫亮節逆激淚零拊躬沫血項乃可強齒乃可齧首乃可懸脰乃可絕此非所謂人慕顧以行而獨爲揭邪故汲黯抗顏而爲揖客寬饒負氣而目酒狂望之不肖錄錄子橫不虛觥觥朱雪折檻于殿上張綱

埋輪於洛陽奮身以效蹇步矯立懷其剛腸彼皆秉風霆之
勁爭日月之光懷丹石之礪挺竹箭之蒼夫然後以噴薄激
昂誇誇審審任其朴愚忘其狂悞而且以振矐矐逐婉孌使
天下聞此風者山慕而景從節彰而名顯固已善矣且夫知
而不舉飲聲嗜奠爲而不力委形痺癢溷跡乾沒猥號中庸
突梯卷鬻脂韋巧逢欲使馮依社城饜貪鼎餽混混與借保
身不辱然而滑正恬禍濟惡擠讎徒俾目盈其怒口貽其羞
戮辱之所必及典憲有所必收由斯觀之彼媵媵而求媚者
固不足與謀也夫寓形宇內惟適所逢意趨其吉反罹于凶
自昔伯繇倅直亡爲厲墟聞人順非爰喪厥軀伍員子子奮
殉屬鏤宰嚭佞曳身死名虛然則凡物之理木不願材斧斤

亦災雁不能鳴身或遭烹客又何以忍默怒行愿慙鉤錄規
人于選悞之圖懼予以狗名之覆且士各有志人亦有能有
不能竭搏象之勇或不足以卻蠅殪夏蟲之智終不足以語
冰今以予之自度剛不知柔愚則成戇竊比古狂未悔用壯
兀傲嶮崎與世骯髒而又念夫奮身蹴爾抗志嗟來踔厲而
蹈不顧幸媒吾惟思所以得正而斃求獨免于詭隨吁嗟乎
客之所謂其奚以予爲

祭外舅呂王居先生側室李氏夫人文

維乾隆四十六年歲次辛丑八月朔辛未越祭日丁丑婿武某謹以羊醴庶羞蔬果之奠致祭于夫人之靈嗚呼余少孤露痛覆所天藐孤妹弟遺我後艱問飢孰哺問衣孰寒煢煢踽踽有涕汎瀾賴夫人力恤此顛連携之持之與抱與眠積如是者垂屆三年及余從學遠游于梁佐我婦于戒行趣裝手緦補綻駮裂而強勉之就道宿以春糧賴夫人力不予內傷其後頰歲窮見于肘西走蜀秦驚顛孔黜賴夫人力時左而右余情不悔又焉長往留滯京師如絆羈鞅當戊戌歲天行或爽日至無麥食安所仰痛與謀歸急切搏顛矧逢水溢漂沒泱瀲嗟數口家日哺待澆賴夫人力勤無與兩督余弱

息載績載紡竟脫艱厄不假負縱比歸憶之寤寐猶恍云何不淑奪其餘齡在室惟媳應門無丁孰與會哭二女淚燬我哀憤踊呼神之聽如是禍酷目其可瞑尚饗